

# 饒宗頤與澳門的學藝之緣

施議對

**[提要]** 饒宗頤與澳門有緣，對於澳門似乎情有獨鍾。他不僅有七、八年時間在澳門高等學府客座，陪伴著澳門高等教育的創立及建造，而且離開大學教職後，仍跨洋過海，來澳門舉辦多次書畫展覽及學術講座，對於澳門人文學科建設是一重要推動力量。他對於澳門教育事業以及人文學科建設所作的貢獻，是在學一方面的結緣；在藝的一方面，“饒荷”與澳門這塊蓮花寶地也有著特殊的關聯。饒宗頤的學藝成就，既是韓山、韓水所孕育，也是港澳特殊地緣、特殊社會思想文化環境之所涵養，既是世界華學創造的奇蹟，也是人類精神創造的奇蹟。

**[關鍵詞]** 饒宗頤 澳門 東亞大學 人文學科 華學 饒荷

**[中圖分類號]** I209; J20; G6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3 - 0149 - 11

## 引言

澳門華洋共處，信仰自由，區內居民的宗教活動亦呈多元化。因居民多為華人，故信仰以儒、釋、道及民間神祇為主。澳門現今登記的佛教活動場所四十多間，主要寺院有普濟禪院（又名觀音堂）、菩提園、蓮峰廟、竹林寺、樂山寺、功德林等。澳門三大古剎之一的普濟禪院，位於望廈村，是澳門早期興建的寺廟建築之一。禪院建於明代天啟年間，是一座典型的中國佛教建築，琉璃瓦脊，翡翠檐頭，沿著門口寬闊的石階緩步而上，“普濟禪院”四個大字呈現眼前，兩旁石柱上刻有一副對聯，曰：“貝葉傳經西天竺境，蓮花妙法南海觀音。”

中國當代學術界國寶級人物饒宗頤，與佛有緣，與澳門亦有緣，在澳門這一福地，亦曾留下踪跡，尤其是普濟禪院。在他的詩集《苞俊集》中，就曾留下這麼一首七言絕句，題曰“澳門普濟禪院”。題下小序稱：“院藏今釋《丹霞日記》一冊，二十八葉。蓋康熙癸丑，返龍護國，過嶺後所記。”詩云：“舵石遺書不記年，丹霞溟滓極人天。歸宗直學無偏正，修竹當門夜草玄。”

《丹霞日記》乃普濟禪院的鎮寺之寶，係今釋澹歸和尚過嶺後，於康熙十二年（1673）以小字草書寫成。今釋澹歸（1614～1680），浙江仁（今杭州）人，清代曹洞宗僧，法名今釋，別號甘蔗生，又號舵石翁。康熙元年（1662）十月，今釋駐錫丹霞，營建佛堂精舍，名為別傳寺，自充監院。詩篇首二句歌詠丹霞事跡，次二句歌詠丹霞之學，由禪院的鎮寺之寶起，以禪院的當地

風光結，以見證其諸往以至於來者，可堪玩味。

饒宗頤和他父親饒鏜一樣，皆諳熟佛典，講究緣分。緣分，是中國佛教文化中的一個概念，表示人與人之間無形的連結，是一種必然的存在。緣分既抽象，又實在，但並非輕易可以得到。須有緣，才能結緣。饒宗頤於 1949 年 10 月，由自己的出生地潮陽移居香港；1978 年，自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退休；1981 年來澳門，出任東亞大學客座教授；1984 年，創辦東亞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史部，出任學部主任；2006 年，擔任“路環黑沙遺址考古發掘”考古隊顧問，對澳門文物考古事業給予指導和關注。饒宗頤與澳門，幾十年的相遇、相識、相別離，對於澳門教育、文化事業的參與及貢獻，體現了緣分的存在與創造，甚是值得珍重。在饒宗頤的繪畫作品中，有三幅描繪澳門風光的畫圖：路環南岸（1981）、澳氹山光（1988）、路環風光（1998），這是他在澳門擔任教職，於教學、科研之餘，為澳門這塊蓮花寶地創造的。澳門回歸祖國，饒宗頤曾為繪製一幅巨型荷花圖，表示祝賀，其中蘊含著對於澳門這一蓮花寶地的熱愛和真摯的情感。

## 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饒宗頤與澳門人文學科建設

饒宗頤作為東亞大學草創時期的人文學科教授，是大學學科建設及轉型的寶貴資源和動力。饒宗頤志學、游藝，足跡遍及五大洲，但他對於澳門，似乎情有獨鍾，不僅有七、八年時間在澳門高等學府客座，陪伴著澳門高等教育的創立及建造，而且離開大學教職後，仍跨洋過海，來澳門舉辦多次書畫展覽及學術講座，對於澳門人文學科建設，是一重要推動力量。人文學科以及國學的建設和發展，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一項重要舉措，這與教學型大學如何向研究型大學轉化，亦密切相關。

### （一）饒宗頤與澳門首間現代高等學府——東亞大學

1981 年，六十五歲的饒宗頤開始於澳門東亞大學任客座教授，至 1988 年止。1984 年，創辦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史部，饒宗頤出任該學部主任，身體力行，促進教育、文化的推行。

饒宗頤於 1978 年自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退休，他從二十歲離開家鄉，開始學藝生涯第一個四十年，至此暫告一個段落。由於饒宗頤在學與藝兩個方面的成就，此時已經是譽滿天下。退休後，饒宗頤的學藝生涯進一步向前推進。退休的這一年，饒宗頤即被聘為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部客座教授，前往巴黎主講“中國古代宗教”。1979 年 4 月，遊瑞士，過阿爾卑斯山入意大利，有《古村詞》紀遊，這一年的秋天獲選為巴黎亞洲學會榮譽會員。自巴黎歸國後，饒宗頤於 1980 年 4 月應邀赴日，於京都大學、九州大學、北海道大學舉行學術講演；8 月回港前北遊東京，於東京新宿區“朝日生命畫廊”作《關於中國書法的二三問題》講演；10 月，應邀到武昌參加全國語言學討論會，會後於十四省市進行學術考察並參觀博物館，歷時三個月。

1981 年 3 月，港人黃景強、胡百熙和吳毓璘以 Ricci Island West Limited 名義獲澳葡政府批租氹仔島北岸一處山丘，創辦澳門首間現代高等教育機構——東亞大學，饒宗頤應聘前來擔任客座教授。澳門東亞大學依據英式教育制度，設有本科學院、理工學院、預科學院、公開學院及研究院，學生大部份來自香港。饒宗頤到任，開設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的中文課程，於招收香港學生以外，也招收澳門本地學生。1984 年，澳門東亞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史部創辦，饒宗頤出任該學部主任，並擔任碩士課程指導教師。當時，饒宗頤與來自香港大學的教授羅忼烈，同在東亞客座，二人專精於中華典籍，對於弘揚中華文化，言傳身教，均付出極大的努力。但相對於整個大中華文化，澳門仍屬於化外之地，東亞大學對於大中華文化在澳門的推廣，仍極為有限。自 1981 年

至 1988 年，饒宗頤於客座東亞期間，仍然遊學四方，於海內外參加各種學術活動。

饒宗頤熱愛中華文化，熱愛澳門，既身體力行，又有崇高理念。現在，在澳門大學舊校區的大豐樓下，九龍壁背後的小花園，有一石刻碑文——“東亞大學創建記”，正體現出饒宗頤對於澳門教育事業的殷切期望。碑文由羅忼烈撰、饒宗頤書，於 1986 年某月吉日勒石為記，以昭示後人。碑文曰：

蓋聞化民成俗，以學為先。利用厚生，修能是務。故庠均義重，前古所崇。都國成風，後來滋盛。顧澳門為埠，於今四百餘年矣。越巨海以通有無，因傳教而懿文德，亦有日矣。比歲梯航輻湊，中外匯通，學術蔚興，英材待育，而大學猶虛。是用深惜。某等竊不自揆，思罄其區區之力，立黌舍以聚生徒，延良師而道問學。為民族國家，育材儲用。於是賃地營表，卜築於林谷之間。畚土逐山，經始於艱（艱）難之候。幸港澳聞達，薦紳先生，多所扶持。澳督既贊其事，何賢先生首署其功。復於鞅掌之餘，出任校董會主席。獻替可否，匡輔良多，規模始具。羅浩然先生敦本崇文，遠自星洲，時錫鼎助。校長薛壽生博士，筆路藍縷，樂膺重托。而負笈擔簦之士，黽勉有加。三年小成，容秋卒其業者，蓋第二屆矣。迨何賢先生謝世，又幸承馬萬祺、何鴻燊兩先生，踵（踵）美前軌，垂範來茲。易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此之謂也。諸生敬業於斯，仰遙岑之蒼蒼，俛汪海之洋洋。必也豁其胸襟，致其寧靜。樂山樂水，勞力勞心。各率其性而安其學，鑄鑄中西之道術，發揚華夏之風聲。異時致用鄉邦，造福生民，豈不盛哉。丁茲建校五稔，爰樹豐碑，用昭始末。云爾。

碑文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段落。開頭一段，講述大中華的傳統及澳門當前狀況。“蓋聞”四句說教化百姓，令形成良好風尚，必須將教育擺在首位，利用自然資源，滿足人民物質需要，仍須考慮道德品質教育問題，說明這是社會對於教育的期待。“庠均”四句說學校教育的重要性，以為學校（庠均）之責任重大，自古以來都具崇高地位，興辦學校，都國（都城）已成風氣。隨著社會發展，此風益盛。以上所說是大中華的背景。以下說澳門，謂其開埠至今，四百餘年，商貿、文化交流，亦有一段歷史。而今，梯航萬國，人煙輻湊，大中華已與方外諸域交匯貫通，學術蔚興，英材待育，商貿、文化發展，需要學校為之作育英才。眼下“大學猶虛”，即作為中外交流橋樑的澳門，仍然沒有自己的一所大學，不能不讓人感到惋惜。

中間一段，講述大學的創建過程。先說吳毓璘、胡百熙、黃景強三人憑藉一己之力，租賃土地、建造校舍的艱難情形。再說港澳聞達對於大學的扶持及大學草創時期的狀況。這期間，澳督既襄贊其事，何賢即首署其功，並於多種事務煩勞之餘，出任校董會主席，提出興革建議，勸善歸過，匡輔良多，大學的規模方才具備。校董羅浩然敦本崇文，遠自星洲，隨時錫以鼎力之助。校長薛壽生，筆路藍縷，樂於承擔重托，令得莘莘學子，受到極大鼓舞。於是，三年小成，今歲秋季，已有第二屆學生畢業。何賢謝世，馬萬祺、何鴻燊，接續其佳績，為後來者樹立楷模。易經說，君子以大家所公認的規則作為行為典範，並付諸實踐，應當就是這一意思。

最後一段，講述大學落成之後的課讀生涯。謂諸生於此，仰觀遠山之蒼蒼，俯瞰汪海之洋洋，既豁然而開朗，亦寧靜以致遠。樂山樂水，勞力勞心。既率其性，亦安其學。既將中西之道術鑄鑄一爐，亦令華夏之風聲進一步發揚光大。將來致用鄉邦，造福生民，豈不是一項可讚頌的舉措。末句說樹碑的緣起：正值建校五年，特樹此豐碑，用以昭示其首尾及經過。

碑文所述，代表大學創辦人的意願，也是饒宗頤、羅忼烈二公興學理念的體現。饒、羅二公，

畢生從事教育工作，其興學理念，乃以人文精神教育為本。傳道、授業、解惑如此，志學、游藝亦莫不如此。碑文所說的“化民成俗，以學為先。利用厚生，修能是務”，是一種形上層面的思考，是人文，而不僅僅是人本，是土壤的栽培，而不僅僅是品種的移植。這需要十年、百年的辛勤耕耘，而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追求一流，追求排名，有名牌而無品牌，並非真正的一流。由這一理念所創建的澳門第一所高等學府東亞大學，自1990年代初，重組為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2011年二月，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更名為澳門城市大學。從一到三，儘管各自有各自的目標，各自有各自的計劃及部署，但“庠均義重，前古所崇”，似乎皆未應忘卻當年創建東亞大學的這一根本。

## （二）饒宗頤與澳門大學中文學院

1988年，澳門基金會收購東亞大學並進行重組，設立文學院、工商管理學院、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和科技學院，並將三年制課程改為四年制，之後又設立法學院和教育學院，教學語言仍以英語為主。1991年，東亞大學進行重組，一分为三。東亞一脈也就由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及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三個支脈分頭繁衍。

1996年，澳門大學分別設立中文學院和葡文學院。程翔徽為中文學院首任院長。之前，饒宗頤與羅忼烈主持東亞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史部，推行國文教育，程翔徽曾與共事。中文學院成立，國文教育進一步得以推進，不僅在校內推動學科發展，國文教育由課程到學系逐步拓展，而且在校外對於確立中文為澳門官方語言地位，也起一定推動作用。這都與饒宗頤、羅忼烈當時在東亞所奠定的國文基礎相關。

1999年11月，澳門回歸前夕，澳門教科文中心主辦“清涼世界——饒宗頤書畫”展覽。其間，饒宗頤應邀出席澳門大學中文學院舉辦的學術講座。他以“關於經學意義”為題，為諸生作演講。他說，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經”，中國老早就有“經”，中國的“經”，日本人的皇帝到現在還在念，他們的年號就是從我們的古經來的。我們自己不能不讀經。經書是中華文化精華的寶庫，對現代推進精神文明建設，有積極意義。好像《易經》，它是中國群經之首，講天人合一。天，就是宇宙，是大自然。人在其中應該遵守宇宙的規律做事情。我們現在生活在充滿進步、充滿生機蓬勃的盛世，應該考慮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這是饒宗頤離開東亞大學十一年後，故地重遊。重新登上往日東亞大學所在地氹仔島北岸這處小山丘，為澳門大學中文學院諸友生，繼續當日的講題。主事者，澳門大學中文學院第二任院長鄧國光。此時，澳門大學的強項，已由國文一個品牌，再增添經學、詞學兩大學科品牌。三大品牌，饒宗頤均寄以厚望。步入新世紀，澳大在一年之間舉辦一系列學術講座，先後邀請周策縱、湯一介、李澤厚、樂黛雲、劉再復等學者蒞臨講學；並於2000年7月舉辦中華詞學國際研討會，北美、韓國、新加坡以及兩岸四地專家、學者三十餘人與會，提交詞學研究論文三十餘篇，葉嘉瑩、顧易生、邱世友、徐培均等出席研討。這是澳門回歸祖國後，所舉辦第一次關於中國文學的專家級國際會議。研討會以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中華詞學為主題，探討文化傳承及與國際接軌問題，為澳門的人文科學以及國學的建設和發展，增強推動力量。

## 二、繼往開來，闢創新猷——饒宗頤對澳門人文學術發展之啟示

2004年12月，饒宗頤榮獲澳門大學頒授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這是對於饒宗頤學藝成就的肯定，對於饒宗頤推進澳門教育、文化事業的肯定，也是對於人文學科以及國學建設和發展的

肯定。在人文科學榮譽博士學位的頒授儀式上，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鄧國光致讚詞，其開篇曰：“先生道德文章，行足為世人模範、學足為天下人之師表，更於中國文化之發展，繼往開來，而光被四表，霑溉來葉；由是而稱頌於寰宇，不朽之業，漪歟盛哉！”<sup>①</sup>接下來，從饒宗頤的大節出處說起，謂其雖“全無學府文憑之可恃，亦未嘗漂海鑲金於洋學堂”，但“半世紀以來，主持學府學術”，並取得如此獨特之學術成就，極為罕見。從這篇讚詞中，可以窺得饒宗頤為人為學之大略，並對澳門人文學術的發展有深遠的啟示。

#### （一）融匯貫通，窈契天人

鄧國光讚詞稱饒宗頤之為學，“不囿一方，不名一家，縱橫左右、上下古今”，關鍵在於貫通，並稱：

先生雖不曾留學，竟通英文、法文、日文，以至艱深之古代梵文及楔形文，視外語之掌握與運用為研究之媒介。……先生於甲骨鐘鼎簡帛之訓讀、於四部文獻之詮釋、於道藏佛典之解說，皆妥貼平正；先生固精訓詁小學，文字障全然消煥；至於筆底風雲，墨現乾坤，古文、駢語、賦、詩、詞無不精絕，以視今日輕詆中華文化者，真不啻吠畝之於喬嶽也。……先生著書六十，撰文四百，所論皆學術文化之關節，未嘗分毫假借鈔綴，率動極神源之原創研究，就事相類別之，先生之治學範圍，蘊傳統學術概念之全體，即經學、史學、子學、集學，而又匯近二百年中西學術之門類，如晚清之西北史地學、殷契學、敦煌學，近代歐陸之比較語言學、中亞近東及南亞文化研究、比較宗教學，以至當代新生之簡帛學。先生於諸學，率深造有得；至其左右逢源、融匯貫通，窈契天人，洞達大道之旨，迥非曲隅碎義之可及。

饒宗頤的學藝成就，足以體現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浩瀚無涯。饒宗頤的事蹟證實，不僅僅我與世界接軌，世界亦須與我接軌。大中華文明具五千年的光輝歷史，饒宗頤於學與藝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造詣，就在於他的學與藝高度體現大中華文明的精神。正如讚詞中所言，“治中華學術，精通漢文當為本份”，如果於甲骨鐘鼎簡帛之訓讀、於四部文獻之詮釋、於道藏佛典之解說，皆未得妥貼平正加以把握，那就很難想像，對於中華學術，能有多少了解。饒宗頤窈契天人，具備一種大自在，能夠大貫通，於天人之際，一以貫之。這正是太史公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亦中國讀書人的最高目標和理想境界。

#### （二）出處進退，隨順因緣

上文說為學，這裡說為人。鄧國光的讚詞稱，饒宗頤遠離依傍，經得起寂寞。“先生之學有本有原，修明道術，以道自恃。一生遠離依傍，不苟附團體、朋黨、學派與機構，趨運自然，動止遂心，出處進退，隨順因緣，蒼穹碧宇，獨鶴與飛，不污一介之塵垢，莫致名利之矢弋，高風凌霄，岸然自守。”儘管饒宗頤自甘寂寞，許多時候處於獨學狀態，卻又隨順因緣，於學界有著廣泛的結交。由於處於學與藝最高處，他的朋友多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究之領袖人物。“至於與先生遊者，俱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研究之領袖人物，若季羨林、日本之吉川幸次郎、法國之戴密微、英國之李約瑟。”但他的交往，所謂東西匯通，或者拿將過來，為我所用，或者推廣出去，進行交流與溝通，都並非只是“竊取枝節而加以轉販者之可比”。故此，讚詞有云：“饒宗頤以一介原生中華大地之學人，能與學壇鉅子預流全球漢學，逍遙乎學圃，至今依然奮耕無已，真不啻吠畝之於喬嶽也。”吠畝、喬嶽，普普通通的田野，與高大的山和高大的樹木，自然有很大的區別。而饒宗頤正是國際漢學園地裡的一棵參天大樹。

### （三）樹木樹人，艱苦創造

饒宗頤於學與藝兩方面均有創造。於學的方面，《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十四卷，一千多萬言，已是令人嘆為觀止；於藝的方面，《饒宗頤書畫大系》全套二十四卷，收錄2012年7月底前的書法與繪畫精品四千幅，更加洋洋大觀。僅讚詞中所列舉的饒宗頤學術成就，已令人歎為觀止：

學藝本原天地之道，治《經》，則《禮》、《易》相參，溯三代禮文之損益，披歷萬千骨甲而考訂貞人之身份；排比殘簡首揭《易》爻之變化，倡為新經學，莫囿《五經》之目，並舉《莊》、《老》，以天道為則，重立華夏之“聖經”，丕顯華夏文化深涵之宗教性。滿清入關以來，中夏學術之真脈，始因先生而再現。先生治史，非徒逞博，亦不屑於翻史案，而必於史之關節處觀照；先生特抉《春秋》微旨為華夏史學之真髓，意在王道而非紀實，故成《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了斷近世史學之卑瑣，俾治史者知史識之所存。先生之治子部之學，勝義紛陳，結合中亞、印度、南亞、東洋全域之文化考察與深究，於儒、釋、道以至近東宗教文化之瞰照，然後知我華夏儒門尊德之可貴；深究域外所存典籍，成《老子想爾注》之研究，揭示華夏文化於外來思想挑戰之反應；周行印度南亞佛祖行跡，印證文獻，深體緣起性空之環境因緣，治佛學如此，當世唯先生而已……至於生先之治集部藝文之學，識趣高遠而考核精確，版本、目錄、文獻，成就俱逾前人，《楚辭地理考》、《楚辭書錄》、《詞籍考》《敦煌曲》、《全明詞》皆傳世不朽之篇；先生之治古代文學理論，張揚言志而突顯主體文藝術感覺，深契二十世紀歐陸現象學之宗旨。

以上所述，都並非一朝一夕之所能造就。兩項大工程，皆為六、七十年辛勤勞作而造就。比如《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乃經過數十年的積累方才寫成。又如《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也“歷時五載，始克粗成定稿”。正如饒宗頤自己所說，萬丈高樓也得一層一層往上蓋。至於書畫的功夫，同樣也是千錘百煉而得。

### （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在讚詞的結語處寫道，“澳門四百年之文化交融，深蘊天人相與之道境”，饒宗頤“文德之純正與乎學術之恢宏”，皆足為大學邁進之啟示，正所謂“繼往開來，闢創新猷”。記得前幾年，接受電台訪問，饒公就曾引用《大學》中的開篇表達觀感，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意即大學教育的目的，在於彰顯人人本有的光明德性，喚起人人棄舊圖新的自覺，以達致最完善的境界而保持不變。

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由人本層面提升到人文層面，經過兩個階段的格致、正修，達致形而上的至善境界。這是人才培育的目標，亦大學創立的宗旨。而就人才培育和大學的排名看，二者的考量，仍須以人才培育居先。饒宗頤的經驗及其業績證實，一所大學辦得好，靠的是真才實學，由真才實學所創造的品牌，這才是正道。盲目追求名牌，忽略品牌，只是追求世界的排名，而忽略對於教與學的艱苦創造，並非辦學之正道。正如某主事者所云，倘若所有老師都能勤於教學，精於研究，勇於創新，使大學真正成為培育精英，昌明學術之所，則大學之道已達，國際排位如何，反成次要。這裡，主要、次要，分得很清楚。時至今日，如果還是像大躍進時候，比高產、放衛星，將其他田畝的稻穀併攏在一畝地上，所謂畝產萬斤那樣，依賴高價買來的老母雞給下金蛋，那是靠不住的。但願現時的主事者，能夠明白這一道理，不至忘記培育精英、昌明學術這一宗旨。

### 三、饒荷——饒宗頤與澳門結緣的媒介

饒宗頤與澳門結緣，饒荷是一重要媒介，其與荷有緣，似乎亦與生俱來。就饒宗頤與澳門的緣分看，其對於澳門教育事業以及人文學科建設所作的貢獻，這是在學一方面的結緣；以下說藝，看看饒宗頤的荷花與澳門的荷花有何相互關聯之處。

#### （一）清涼世界，大光明境界

1999年，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饒宗頤特為繪寫十二呎巨幅荷花以賀。11月，由澳門教科文中心主辦“清涼世界——饒宗頤書畫”展覽，展品以荷花為主，十二呎巨幅荷花即在其中。展出同時，饒宗頤的《清涼世界——饒宗頤書畫》亦由澳門基金會出版。

書畫冊卷首，有羅忼烈所撰序。其曰：“選堂翁以學術雄天下，垂數十年。熔鑄古今，兼賅異域。堂廡之大，撰述之豐。中西士林，夙慕風聲，無不知者。”<sup>②</sup>曰：“世之銜一藝而鳴者眾矣，而萃學術、辭章、書畫於一身，靡不精絕，方今之世，莫翁若也。苟非天縱，曷能至此。”又曰：“澳門淪為葡屬於茲四百餘禩，恥莫大焉。邇者勅日重歸禹服，慶莫甚焉。翁循其地友生之請，拳畫展以為福其地。古有蓮池之稱，厥後遂有菡萏作市花。是展也，以芙蕖為主指在斯乎？余記翁之降也，似與荷華生日相近，並以自壽，尤可喜也。”羅忼烈序文，讚賞其天縱之才以及學與藝靡不精絕的成就，並為點明主題，表達慶賀澳門回歸祖國的心意。

書畫冊的重頭作品是十二呎荷花巨幅，並附六呎對聯一副。聯曰：“天人一期喜，華木四時春。”荷花圖有題詞，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紫莖屏風文綠波。宋本御覽引楚辭句如此。蓋取自五臣注文選。而王逸章句作綠波。一字之殊，意象遂異。圖以寫意，翻空則易奇。詩畫之別，其在此乎。乙卯春選堂於梨俱室。”對聯中所謂天人與華木以及一期與四時，說明一種因緣際會。題詞謂綠波與綠波，雖然只是一字之別，但意象截然不同。說明自己所作，在詩為一種想像，於圖則重在寫意。合而觀之，其所包含的慶賀之意不言而喻。可知羅公對於饒公的心意，亦十分了然。

書畫集所展示作品合計七十二幅，包括三大部分：荷花篇，三十六幅；山水花鳥人物篇，二十四幅；扇額對聯篇，十二幅。荷花篇當中，十二呎荷花巨幅及河上花手卷，特別引人注目。此外，有幅潑墨荷花，甚是值得留意。此幅畫圖，以大墨塊加上石綠作荷葉，田田相疊，幾乎佔居整個畫面，而荷花則於荷葉的空隙之間，以紅色筆墨，輕輕一點，出現在萬綠叢中。所謂隨其形狀，應手而得，如潑出然，究竟傳達出什麼信息？面對此畫圖，似乎不一定體會得到。不過，如參閱其題詩，其中奧秘，也許可探知一、二。題詩有云：“何當得畫便忘詩，搔首無須更弄姿。惟有祖師彈指頃，神來筆筆華嚴時。”

得圖忘詩，有如老莊之所謂得兔忘蹄、得意忘言（《莊子·外物》）者也。饒宗頤於作畫之先，應是有一種物象所觸動，或者說已有構想在胸，即其所謂落想者也，那麼畫圖既成，也就不必再拘泥於原先的構想。祖師，指達磨，其將佛教傳入中土。或云：“達摩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修持三千相，彈指了之。”（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謂祖師一彈指就可以超度幽冥，到達華嚴境界。一切盡在不言之中。以為便忘，其實不能忘。其中充滿禪機，必當從另一角度加以拆解。這當就是畫中的禪意。

1980年代初，饒宗頤在天津得見八大山人《河上花圖卷》，激動萬分。其於八大畫荷，氣勢以外，就是禪意。比如，書畫集中的八大筆意荷花掛軸，乃著意仿效之作。此一畫幅，筆法、構

圖均與上圖潑墨荷花有異。潑墨荷花，以葉襯花，此則一朵輕盈，與亭亭如蓋的荷葉，相互輝映。至於禪意，或深藏，或稍露，似乎亦有所區別。此幅寫意，題詞是一副五言對聯。其曰：“湖中有明月，華木借光輝。”體現出一種天人互惠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大致而言，饒宗頤之以“清涼世界”為其書畫展及書畫集命名，乃借用佛教的光明境界，以寫其心中的境界。即將清涼、柔潤、純淨、透明的質感，沉浸在自己的藝術感覺中，將心中境與畫中境融合在一起。因此，饒宗頤的書畫，心境與畫境，都得以形而上的昇華。這是饒宗頤書畫之所以不可企及的一個重要原因。解讀饒宗頤書畫，必當以此為第一要義。饒宗頤“清涼世界”書畫展及書畫集，其製作既為時、為事，與澳門回歸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相應合，亦為其所創造大光明境界的生動體現，既有特定的背景，又可拓展至於無限，寓意高遠。

2000年12月，澳門回歸詩詞集萃《映日荷花》出版，共輯入祝文、頌詞、古近體詩、長短句以及對聯作品一百八十餘件，由施議對主編，於澳門回歸周年之際出版並舉行首發儀式。饒宗頤應聘擔任學術顧問，他所繪製之十二呎巨幅荷花圖載入詩詞集萃。

## （二）普荷天地，大擔當胸襟

荷，從艸，何聲，本義為植物名，引申為荷擔，有負荷、擔當之意，如“荷天下之重任”（張衡《東京賦》）。明末清初禪師畫家普荷號擔當，以荷自命。饒宗頤亦曾以“普荷行者”為別號。

2006年11月，饒宗頤在澳門所舉辦荷花畫展以“普荷天地”為名。畫展全稱為：“普荷天地——饒宗頤九十華誕荷花特展”。展出饒宗頤自1960年代至2006年近五十年來以荷花為創作主題之繪畫作品近百件套。<sup>③</sup>2010年1月，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舉辦的“普荷世界——饒宗頤教授荷花展”，也是以荷花作為創作的主題。

詩佛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饒宗頤則詞中有思，畫中亦有思。饒宗頤將學術研究的成果及體驗寫入詞中，創造形上詞，也將學術研究的成果及體驗寫入畫中，創造新時代的學者畫。繪寫荷花，借助荷花表現一種大擔當。這就是對於大中華文化傳承以及人類文明延續的擔當，寓意極其高遠。

在2008年刊發的《饒宗頤：學術與藝術》一文中，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李文儒和饒宗頤有一段對話，正可見證饒宗頤與荷花所結下的因緣。

**李文儒：**在您九十華誕之際，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了您的荷花特展，取名《普荷天地》。真是一個有韻味的慶賀。您說過，您的名字與荷花有關。您說父親為您取名“宗頤”，是希望您能像宋朝大儒周敦頤一樣，周敦頤有《愛蓮說》傳世，膾炙人口，讚賞蓮花是高潔德行、君子人格的象徵。荷花早已是中國文化氣韻的一個意象，中國文人精神風範的一個意象和象徵。因此荷花也早已成為中國繪畫的重要題材，從古到今荷花作品不計其數。但讀您的荷花，與眾不同的整體感覺還是特別強烈。與您揉合了潑墨、潑彩、白描、金描、沒骨多種畫法相一致，您總能把荷花的清麗脫俗的靈動、超然自尊的風骨及彌天蔽地的氣勢氣概傳達得不同凡響，讀畫的時候又能自然地想到許多寫荷花的詩詞，特別是那些前所未見的巨幅荷花，在感受整體的磅礴氣勢的同時，個體的清麗靈動、超然自尊歷歷在目。並且，在您荷花天地的線條裡，還可以分享您書法中的筆力韻致。您的荷花的確畫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荷花的經典意象，而傳統文化意象中又洋溢着獨立、自主、自由的現代意識。通觀您的荷花創作，能夠真切地感知您是如何“師古”又是怎樣“越古”的。



饒宗頤：我記得《聖教序》中有這幾句話：“譬夫桂生高嶺，雲霧方得滋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荷花的高潔，使到歷代的花卉畫家都喜歡把他作為創作題材。宋人的工筆變幻畫法、惲南田的沒骨畫法、八大山人的減筆畫法，直到近代張大千氣魄雄偉的荷花畫法，這一些我都盡量觀察他們畫法的特徵，我亦在中國各地都着意地看大小荷塘、荷池，到如今我寫荷花，不單止是隨著我要表達的荷花形象來運用不同技法，我更加希望能夠寫出我心中的荷花神采。<sup>④</sup>

饒宗頤和李文儒的這段對話，既道明了饒宗頤喜好寫荷花的原因，也可見饒宗頤的傑作饒荷在畫壇上的價值及地位。饒宗頤喜愛荷花，繪畫荷花，與蓮花結緣，乃淵源有自。既與乃父賜以嘉名有關，亦與其平生的修養有關。饒宗頤每以為，蓮花象徵高潔，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而且又是佛家之聖花，正與自己纖塵不染、超凡脫俗之心境相合。故此，近年以來，饒宗頤凡舉辦書畫展覽，均離不開展現其荷花傑作，借助荷花以抒寫自己的胸襟。2008年10月，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陶鑄古今——饒宗頤學術、藝術展》，饒宗頤以書錄周敦頤《愛蓮說》為壓軸，並以十二條屏荷花圖贈送故宮博物館收藏。

### （三）筆法、構圖與禪意

自1970年代開始，饒宗頤繪寫花卉，以荷花為主，其所用筆法，與石濤較為接近。1980年代初，得見八大山人《河上花圖卷》，既為其氣勢所驚動，為受其禪意所感染。此事有饒宗頤所賦詩篇為證，詩題：“辛酉中秋過津門，於博物館得觀八大山人荷上花長卷。後有水竹村人跋。驚心動魄。把玩無斁。圓月既升，赴陳國符之招，與其家人歡敘。酒後賦此。”其曰：“荷花十丈對冥搜，大地河山一卷收。圓月照人忘主客，茂林深處作中秋。”

詩篇歌詠八大長卷，起用王安石成句，謂坐對長卷，浮想聯翩，承以一“收”字，展現其氣勢。二句說圖。接著，轉換畫面，謂圓月照人，不知今夕何夕，亦不知此時自己是主還是客，亦即分不清他鄉與故鄉。最後，以中秋作結，又回到觀圖的場景中來。二句說觀圖的心情。合而觀之，說明此時已忘乎所以，進入畫圖所創造禪的世界。其所謂“驚心動魄”云者，可以想見。

饒宗頤所見八大山人（朱耷）所寫荷花圖全長近十三米，寬四十七厘米，紙本，墨筆，天津博物館藏。自辛酉（1981）中秋得見此圖，饒宗頤曾多次前往觀摩。越明年，癸亥（1983）歲暮，饒宗頤即繪製一手卷，表示其追慕之意。手卷長九百六十六厘米，寬三十六厘米，題稱《清涼世界——饒宗頤書畫》。饒宗頤於手卷題詞，稱八大此件為古今未有之巨構，既臨摹其圖，又書其句。直到庚辰（1988）二月，饒宗頤親筆於卷首題寫上“河上華”三字，並請羅忼烈於卷末題詞，方才大功告成。可見乃一件得意之作。

進入1990年代，饒宗頤寫荷，大有進境。其時，他更加著意追求新的表現形式，已達至“無入而不自得”的地步（借用鄧偉雄語）。其時，饒宗頤繪寫荷花，注重以筆法、色彩、構圖，以呈現其氣勢及禪意。筆法、色彩、構圖，如何呈現氣勢及禪意？這既是一種基本功夫，或者過硬功夫，又有其獨特之處。比如，以金墨或者銀墨勾寫，再填以紅色，構成畫圖，一幅荷花圖已展現眼前。這也許不少畫師都做得到，但饒宗頤的功夫仍不停留於此。這就是一種表現形式的創新。比如，他曾用敦煌壁畫白描筆法勾勒敦煌各朝代的荷花造型，曾用潑墨、潑色、減筆的手法來作大寫意荷花，亦曾在大片潑墨的荷葉上，以金墨書寫題記，以隱括其落想。故此，饒宗頤的荷花，也就深深打上饒氏的印記，成為饒荷而高高聳立於當今畫壇。

在《清涼世界——饒宗頤書畫》中，饒宗頤以一幅六呎長聯用於壓軸：

滄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峽雲，洞庭月，彭蠡煙，瀟湘雨，武夷峰，廬山瀑布，  
合宇宙奇觀繪吾齋壁；

少陵詩，摩詰畫，左傳文，馬遷史，薛濤箋，右軍帖，南華經，相如賦，屈子離騷，  
收古今絕藝置我山窗。

上聯說自然物象，下聯說社會事相。饒宗頤題詞稱：鄧元白有此長聯。鄧元白，即鄧石如，安徽懷寧人。清代篆刻家、書畫家。此為鄧氏自題其宅第長聯。饒宗頤書之，正可用作自己志學、游藝人生的寫照。

2014年4月，香港國際創價學會和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舉辦“饒荷盛放”饒宗頤畫展。池田大作以《法華經》“不染世間法，如蓮華在水”喻饒宗頤的學識與人品，亦甚恰到好處。

#### （四）饒宗頤與澳門饒宗頤學藝館

2001年7月，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選堂雅聚——饒宗頤書畫藝術展”，展出饒宗頤書畫作品、海內外名畫家合作畫及文房清玩共一百零三件（套）。11月，“意會中西——饒宗頤捐贈澳門藝博館書畫作品展”在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揭幕。<sup>⑤</sup>其中，歷年創作的三十件套書畫作品交予澳門藝博館作永久收藏。

為向公眾展示饒宗頤教授的學術、文藝成就，向公眾宣傳、推廣中國文化和藝術，促進與國學研究相關的學術交流，澳門特區政府積極籌辦澳門饒宗頤學藝館。<sup>⑥</sup>2013年7月，饒宗頤與行政長官崔世安見面，饒宗頤緬懷從前在澳門任教的時光，認為是與澳門結緣。會見後，他向行政長官致送當年的作品“沒骨銀葉金花荷花連五言對聯”，並將其七十五件（套）藝術作品及八十一套學術作品捐贈予澳門特區政府，作為未來學藝館的首批館藏。

饒宗頤學藝館於2015年開幕，其命名乃為彰顯饒宗頤強調“學藝雙攜”、“學藝兼修”的治學志趣。<sup>⑦</sup>饒宗頤於學術一域創立饒學，亦於藝術一域創立饒荷，正可謂學藝雙修。饒宗頤學藝館於學術與藝術兩個方面集中展現饒宗頤的作品及部分真跡，並陳列相關研究者的成果。該館將立足本澳，背靠大中華，定期開展各種學術文化活動，於海內外進行交流與互動，以推進特區人文科學及精神文明建設；與此同時，還將注重經常性的交流與互動，為本澳各階層人士的參與提供平台，共同推進特區文化事業的繁榮與昌盛。

#### 結語：特殊地緣所造就的學術文化史現象

饒宗頤志學、游藝人生，從他少年時代開始，一步一步走過來，直至今日，年登期頤，已經歷三個階段。包括少年時代的二十年，以及二十歲之後的兩個四十年。《禮記·王制》有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杖於家，拄杖行於家。其後是杖鄉、杖國與杖朝，這是古時候的一種尊老禮制。謂九十以後，就需要就其室，以珍從之。饒宗頤超過杖朝之年，依然赴京城、訪敦煌，繼續其志學、游藝的歷程。一方面，這固然如饒宗頤自己所說，乃上天之所賜與；另一方面，這也是他自身修煉的成果。饒宗頤的學藝創造，以人類精神史研究為目標。他的精神世界，自信、自足，圓融、和諧；他的學藝殿堂，雄深蒼渾，揮灑萬有。漫長的學藝生涯，造就卓絕的學藝業績。饒宗頤的學藝創造，既跨越古今，亦跨越中西。在饒宗頤的心目當中，古代與現代沒有裂罅，東方與西方亦沒有鴻溝。如果說，心中有一個學術的十字架，能夠靈活貫穿古與今以及東方與西方，這已經非常了不起，

那麼，饒宗頤於這一學術十字架的四個方向，東、西、南、北之外，還有上、中、下三維。這是饒宗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饒宗頤學與藝創造的指南。經過二十歲之後兩個四十年的學藝生涯，饒宗頤對於自己的學藝創造及成就做了歸納與總結，並已結集為《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sup>③</sup>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幾件大事，他都曾親身經歷。二十世紀所出現在學術及藝術領域的學科，包括史學、文學、經學乃至甲骨學、秦簡學、敦煌學諸多領域以及詩、詞、文、賦及書法、繪畫、琴藝諸多方面，也都有他的成績單。

如果說，二十世紀是西學東漸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東學西漸的世紀，那麼，在這兩股歷史的潮流中，饒宗頤如何以他的才學與膽識，站立於領導地位，而非隨波逐流，這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對待中學與西學問題，一般只是說東西交匯，或者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前者缺乏一個立足點，後者偏於由西向東的漸進。這一狀況，過去一百年，基本如此。饒宗頤生當其時，但他的做法似乎有所不同。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到日本，到法國，到印度，所進行的工作，往往包括兩個部分、兩個走向。饒宗頤將東學與西學融會貫通，一方面帶著東學的成果前往，於彼邦補充不足，增強自己；一方面將所見西學，加以中國化，用中學的觀念、方法與模式，乃至語彙系統，進行改造與翻新。前者如甲骨學與敦煌學，後者如印度的史詩及印度的佛學和梵學。兩個方面，既促進西學的吸收及利用，又促進東學的傳播與推廣。就饒宗頤個人看，由於學藝雙修，具備以一當十、以一敵百的大本領，令其居於學與藝的最前沿；而就國際學與藝的大環境看，由於饒宗頤的宇宙觀，既包括四方八面的延伸，又顧及三維世界的提升，所謂四方之人，做四方之學，他的出現，也就令得天地四方為之矚目。所以，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饒宗頤提倡華學，具有特別意義。在一定意義上講，華學代表大中華文化，代表大中華學術。步入新世紀，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東方與西方，互相對立而又互相補充，各種新事物不斷湧現，這其中，饒宗頤仍然是一位開風氣的宗師。可以預見，饒宗頤所倡導的華學，必將隨著東方、西方的交流往來，由中國走向全世界。饒宗頤學與藝的成果，既是韓山、韓水所孕育，也是港澳特殊地緣、特殊社會思想文化環境之所涵養，既是世界華學創造的奇蹟，也是人類精神創造的奇蹟。

①“饒宗頤教授讚辭”，[http://www.umac.mo/honorary/2004/jti\\_sp\\_c.htm](http://www.umac.mo/honorary/2004/jti_sp_c.htm)。以下引用該文，不一一注出。

②鄧偉雄、鄭瑾明編著：《清涼世界——饒宗頤書畫》，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以下引用該書，不一一注出。

③參見饒宗頤：《普荷天地——饒宗頤九十華誕荷花特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06年。

④饒宗頤、李文儒：《饒宗頤：學術與藝術》，北京：《紫禁城》，2008年第9期。參見鄧偉雄：《饒宗頤教授喜好寫荷花的原因》，見陳致主編：《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4月。

⑤參見禰廣瑜、簡燕兒編：《意會中西——饒宗頤捐

贈藝博館書畫作品集》，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2011年。

⑥參見饒宗頤學藝館官方網站“宗旨”，<http://www.ajti.gov.mo/CN/detail/0/Objectives>

⑦參見饒宗頤學藝館官方網站“簡介”，<http://www.ajti.gov.mo/CN/detail/0/Introduction>

⑧《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03年。

作者簡介：施議對，澳門大學榮休教授。

[責任編輯 桑海]